

每晚一个鬼故事



采撷中华两千年的鬼怪故事精华，
描绘幽冥世界的纷繁诡异，
让你夜夜在恐怖奇诡的氛围中战栗惊魂！

陈肯 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书立方系列 •

每晚一个 鬼故事



书立方

陈肯 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晚一个鬼故事/陈肯编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4

(书立方, 第4辑)

ISBN 978-7-229-0387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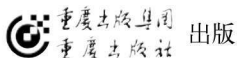
I. ①每… II. ①陈…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0282号

书立方系列



每晚一个鬼故事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制 作:  (www.rzbook.com)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300mm 1/64

印张: 120 字数: 2800千字

版印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00.00元 (全40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每晚一个鬼故事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邀审校 臧心怡
文图编辑 李 强
美术编辑 何冬宁
封面设计 夏 鹏
版式设计 阮剑锋
插图绘制 星 蔚 孙至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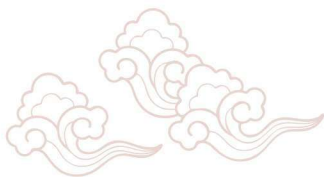
书立方

系列

前言

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浩如烟海，其中无论是历代笔记小说，还是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之中，永远不缺乏的就是那些关于神鬼精怪的故事。正是这一个个或玄妙，或诡异，或恐怖离奇，或悬疑惊悚的奇异故事，凭借着它们所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我们架构了一个深藏在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奇异世界。同时，道德观念，世俗生活，精神追求等等一切浸透在我们血液之中根深蒂固的民族烙印，也纠缠在这些奇妙的故事之中，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代代相传。

本书取材于从先秦到明清，两千余年的各种经典鬼怪小说，经过编著者的精心筛选，取其精华，集结成册，以方便广大读者用一种最直接，也是最方便的方式真实地触摸那个在中国人心中延续了数千年的，幽森恐怖、荒诞诡谲的鬼怪世界。



目录

每晚一个鬼故事

●守财女鬼	6
●豁达先生度鬼	12
●荒村尸怪	19
●子母恩断藏魂术	26
●西山一窟鬼	34
●盗墓贼的报应	49
●冤鬼案	55
●半枯鬼妻	59
●勾魂录	66
●鬼惑	75
●冤鬼三现	80
●打破冥律的大胆书生	94
●怨气化蛇报仇	99
●千年水怪魂	105
●驱鬼讨亡术	110
●人骨化妖	117
●含元判官	124
●飞行僵尸	129

●僵尸贪财	134
●瓜中血	140
●义鬼生死交	145
●煞神受枷	158
●鬼夫妻	163
●冤妓报仇	168
●古庙行尸	172
●小鬼讹诈	177
●披麻煞神	184
●灵媒	188





守财女鬼

鬼追至，不敢犯，惟两目眈眈注视而已。月移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墙，邓负墙立。须臾，月移至膝，鬼蹲身来曳其足。

“客官，您是打尖还是住店？”

“……”邓华看着眼前陌生的店主人，再想起自己进门时看到的那陌生的店面招牌，越发疑惑起来。

“你是……店主人？”邓华最终也没能忍住心中的疑惑。

“瞧您说的，小的当然是店主人，您到底住不住店啊？”遇到这样一位奇怪的客人店主人也有些莫名其妙：自打这位进店之后就既不问有无房间，也不叫吃叫喝，只是不断地四处打量，现在又问自己是不是店主人，什么意思？

“这店，这店不是应该姓杨吗？”



“哟，您说那位杨老板啊？他搬走好几年了，店房是他卖给我的，您要是找他我可没办法。”店主人总算搞明白了这位奇怪客人的来意，但他也的确不知道前任店主到哪里去了，只知道几年前这家店突然闹起鬼来，搅得杨老板家宅难安，最后那位杨老板把整个店房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自己，就带着家口不知去向了。

“杨老板搬走了？”得到这样的消息邓华大吃一惊，他是杨老板的女婿，当年一贫如洗，虽然杨老板本人对他不怎么样，但他的丈母娘杜氏却因为可怜自己家贫，再加上心疼闺女，以前总是时常周济自己一些银钱。尽管如此，几年前自己还是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才带着妻子远赴湖北去投靠自己的叔叔。而叔叔年近六旬，膝下无子，所以在自己带着妻子前去投靠他的时候简直是欣喜若狂，老怀大慰，完全将自己当做了亲生儿子，衣食供应、日常用度极其慷慨。现在自己回到家乡这个伤心地，就是因为自己和老婆杨氏想起了丈母娘杜氏以前的恩德，回来省亲，可现在……

“您真的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好吧，不过毕竟这是我以前岳丈的店房，天色也晚了，





我就在这里住一夜吧。”邓华最终打定了主意，先住一夜，明天找那些老街坊们再打听打听，想想办法。

“客官，您要住店是照顾我们生意，更何况您是前任店主的女婿，更没有赶您出门的道理，可是您看，现在我这店房都住满了啊，楼上、楼下真的是一间空屋都没有了。”

“后边不是还有一座小楼吗？”

“您说后边那楼？那里闹鬼啊……”

“胡说！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从来没听岳丈家闹过什么鬼，就算有鬼也是我自家人，我不怕，你到底让不让我住，店钱我照给！”

看到来人如此坚持，店主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着灯笼将邓华带到后院，战战兢兢地打开紧锁着的一道小门，将手中的灯笼塞给邓华，自己转身就跑掉了。

店主走后，邓华借着幽幽的灯火往小门之内看去，果然正是自己熟悉的那座小楼，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它的四周单独砌起了这道围墙，而围墙之内蓬蒿满地，楼体上也早已缠满了密密麻麻的藤蔓，好像真的有好多年没人住过了——难道店主说的不是推托之词，而是这





里……想到这些，邓华的心中也有些发冷，但刚才大话已经说了，现在总不好再退回去。最终，邓华还是咬着牙走进了院子，顺着杂草丛生的小路走到楼门前，吱呀一声推开楼门，进到了黑洞洞的小楼里。

“啪！”随着邓华的进入，他身后的门突然自己关上，随之而来的是楼中卷起了一阵阴风，伴随着阴风而来的还有一阵飘忽不定，若有若无的幽幽哭声。

被吓得寒毛倒竖的邓华赶紧举起灯火朝身后照去，借着跳动的火光，一只披头散发的女鬼正吐着舌头朝他扑来。

“啊！”邓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顺手将手中的灯笼掷向女鬼，然后转身就跑。好在他还记得小楼的格局，所以尽管在黑暗之中还是拐到了最近的一处窗户，跳到了院子里。可还没等他长出一口气，就见刚刚那只女鬼也随着他从窗中蹦了出来，依然伸着两只枯枝似的爪子朝他抓来，邓华不得已，只得继续跑。

最终，邓华被女鬼逼到墙角处。扭过身子，跑得气喘吁吁的邓华面对着女鬼，邓华突然感到奇怪：她为什么不是直接扑过来，而是一步



一步地往自己这边蹭？

紧张地观察了一会，邓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那女鬼只敢待在月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可这并不值得他庆幸，因为就在此时，天上的乌云正在一点一点地遮蔽着月色。随着月光被一点一点地遮盖，女鬼也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就连邓华的小腿都已经处在了黑暗之中，而女鬼的爪子也飞快地攀上了他的脚踝。

这下完了……邓华心中很是后悔，不该无端地怀疑店主人：“唉，想不到我邓华要死在此处……”

“你说你叫什么？”抓住邓华的女鬼突然说话了，虽然声音鬼气森森，阴冷恐怖，但语气却有些急促。

“邓华！”邓华撞着胆子回答了女鬼的问题。

“你是我的女婿邓华？”听了对方的回答，女鬼放开爪子，退后了两步仔细打量了一会面前人：“我是你岳母杜氏啊……”

随即，杜氏向邓华讲出了自己的遭遇，原来自从邓华携妻远赴湖北之后，她很思念女儿，一直想找办法周济邓华一些做生意的本钱，好让他们夫妻搬回来。她也知道丈夫杨老板攒了





一笔钱，但丈夫却一直不肯将钱拿出来。最后无奈之下，有一次趁丈夫出去饮酒的机会，她偷偷地取出了那笔银钱，可谁知就在她要将空箱子放回原处的时候丈夫回来了。而且杨老板一见自己的妻子正在偷自己的钱，就诬蔑她外有奸夫，偷钱就是打算将银钱送给奸夫讨好。最终，杜氏忍辱自尽而死，但她死后却不肯托生，搅扰此处就是为了看住那些银子，让杨老板或者其他人都不敢来拿，这样以后才好将它们送给女儿女婿。

说完自己的遭遇，杜氏的鬼魂将埋藏银钱的地方也告诉了邓华，化作一股青烟消失了。

而邓华也趁着夜静无人，偷偷地将那笔银子取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本钱从此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有了自己的生意。而从此以后，这家店再也没闹过鬼。





豁达先生度鬼

鬼无奈何，长啸一声，变作披发流血状，伸舌尺许，向之跳跃。吕曰：“‘汝前之涂眉画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恶状，吓我也。三技毕矣，我总不怕，想无他技可施。尔亦知我素名豁达先生乎？’鬼仍复原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与夫口角，一时短见自缢。今闻柳东某家妇亦与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又将我绳夺去。我实在计穷，只求先生超生。’”

柳湖西乡荒僻的山路之上一位年轻书生正在经历着一场很有些诡异的事件。只见这书生的身影在月色之下的一段相对平坦的山路上一会向前，一会又向后，左走几步，然后再右走几步，他的周围没有什么可以看见的遮挡物，但对于这位年轻书生来讲，好像周围升起了一座无形的栅栏，让他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所



在的小小范围。

这位年轻人的书生姓吕名豪，而他的性格也的确如同他的名字一般秉性豪放，所以他为自己取号为“豁达先生”。而这一次的遭遇起因则是这位豁达先生出门访友，因为赶路错过了宿头。

眼看着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而自己却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僻山路之中，这样的事情要是让一般人碰到，不知道得有多么为难忐忑，可对吕豪来说，这一切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在他看来月下独行也算一种难得的享受。

可就在吕豪欣赏着月色之下的水光山黛之时，突然隐约见到身后飘飘忽忽地赶上来一位妇人。借着幽冷的月光，吕豪甚至还看出这位在自己身后“飘行”的女子脸上浓妆艳抹，可手中却提着一条与她周身美艳打扮很不相配的绳子。

这时，那位女子也发现了前边的吕豪，也许是因为吃惊，手中的绳子一下掉在地上，而这位女子本人则一头冲进了路边月光照不到的阴影之中。





吕豪见那飘荡而行的女子如此反应，并没有丝毫恐惧，相反却施施然地走了过去，从地上捡起女子遗落的那条绳索。一番查看之后，豁达先生发现那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草绳，但草绳之上却若隐若现地凝聚着浓重的阴霾之气，闻一闻还有腐尸的臭味。心中有些疑惑的吕豪又回忆起刚才那女子在月光之下飘飘荡荡的行走方式，他由此断定出现在自己身后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子一定是个吊死鬼。但吕豪仍然没有感到恐惧，只是将那段草绳收到自己的怀里，试图继续赶自己的路。可他没想到，这样的行为给他带来了麻烦。而这所谓的“麻烦”正是咱们在故事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那只女鬼不知施了什么法术，让吕豪很惊讶地发现原本很容易辨认的山路变得如同迷宫一般难以琢磨起来：清冷的月光暗淡得如同被笼罩上了一层阴森的迷雾；树木的阴影张牙舞爪地弥漫在道路之中，与路上那些零落的山石结合在一起让人辨不清方向；吕豪甚至感觉到那些原本整齐夹在山路两旁的树木都变活了，它们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方向，每当自己好不容易选择好一条看似可能走出迷宫的出口，然后走过去之后，





那个原本可能是出口的地方就会被不知从哪儿移来的树堵死；更加可怕的是在这树木、阴影、怪石共同组成的迷宫之中，一个女子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而又飘忽不定地出现在那些树枝、树叶的间隙之中，一闪而逝，让人既不能确认她的存在，又实在难以忽略她带来的心理压力。

吕豪虽然性格豪放，但面对这种情况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根本无法辨认方向和路的具体走势，让他也很无奈。但与一般人不同，性格豪放的吕豪终究也没有被这样诡异的场景吓破胆，他在左闯右突了一番，依然没能走出吊死鬼所布设的迷宫之后，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遇到的正是传说中的“鬼打墙”，这分明是那只吊死鬼在给自己惹麻烦，于是他不再仔细地辨别方向，选择道路，而是闭起眼睛，朝着那些树木一头撞了过去。

奇迹发生了，当吕豪抱着必死之心撞到那棵原本阻挡在他面前的大树之上时，他并没有被撞得头破血流，甚至连一丝疼痛的感觉都没有，而是直接穿过了树干，回到了正常的山路之上。同时，那只吊死鬼也发出了一声夹杂着

